

紅玫瑰

第十三期——第二卷第一

上海書店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紅玫瑰



第一卷 第二十一期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第廿一期目錄

民國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陰曆甲子年十一月廿四日

發行

仇仇相報上

張冥飛

文閼與軍閥

無名小卒

可喜的血淚文章

程瞻廬

將來

趙茗狂

投稿詩

鄭逸梅

守財奴遺囑

吳真奇

防險馬甲(滑稽畫)

朱鳳竹

箸作家略記

姚廣變

紅玫瑰



紅玫瑰

黑貓與奇案

向愷然

妙文

吳真奇

丈夫的選擇

顧明道

玫瑰小誌

劍影女士

最近蘇州竹枝詞(六)

程瞻廬

江湖奇俠傳(八張)

不肖生

新廣陵潮(七張)

李涵秋殘稿 程瞻廬續撰

編餘瑣話

趙若狂

編餘瑣話

編餘瑣話

現在的創作小說。大概可分作兩類。一是寫實派。專注重在事實。一方很忠實的記載下來。一是理想派。一篇作品中。至少可以貢獻一種意見。或是發揮一種主義或感想。本誌現擬二者兼重。每期很均勻的分配著。用來調和讀者眼光。不知讀者以爲何如。

明道的「丈夫的選擇」。本期特地加入。天恨那篇「圖書館中」。留待下幾期用了。

下期有一篇絕可注意的作品。就是鳳子的「貞操」。他近來很致力於詩的小說。這是他成功後第一篇得意之作啊。還有冥飛的「仇仇相報下」。瞻廬的「野心不死」。也皆酣暢淋漓。頗能引人入勝。在下也做了一篇「別意」。不過這個意字很難寫。恐怕要吃力不討好。辜負這個好題目罷。

茗·狂·



本篇情節非常曲折。步步引人入勝。爲助讀者興起見。特分兩期刊出。至問究竟怎樣一個結果。還請諸君靜待一星期。那時就可明白。實在對不住啊。

茗狂

嚴州黃秋農。他父親曾經做過山東的萊州府。五十歲上。才得秋農。這一個兒子。自不免有些溺愛。秋農生性聰明。十二歲上。四書五經都讀完了。文章詩賦也都可以動筆。可是淘氣非常。每天在書房裏混過功課之外。便去掄槍使棒。調鷹放馬。他父親禁他不得。便請了一個拳棒教師。教秋農兼學武藝。秋農十六歲那年。都學的有些像樣了。他父親告病回家。遣散了一班僕人。却有一個養馬的老王年

紀有七十多歲了。願意跟隨到嚴州秋農的父親。本不肯帶他的。却是秋農代他苦求才允許了。那時由山東到浙江。只有走運河的一條道路。一行三四隻大官船同走。在山東境上。却有些同官的文武官。講交情派人護送。穿過江蘇地界的時候。晏行早泊。却也沒有甚麼驚嚇。這日走近松江。突然遇見狂風暴雨。便去一個湖泊裏暫時躲避。便有些烟蓑雨笠的漁人。駕着小划船。前來賣魚。到了夜間。雨住了。風却更狂。天氣又冷。船上的人全都睡了。半夜之後。遠遠聽得蘆哨吹響。秋農的父親不免疑忌起來。便睡不着。過一會兒。只覺得船身不住的晃動。又聽得有動物落水的聲音。連續不絕。便連聲喊人起來看時。只見一江烟霧。風利如刀。絲毫不見甚麼。天明時候。風却小了。便自開行。不多幾日。到了杭州。又換船到嚴州。久官新歸。又忙着過年。誰也不記在松江有那一回事。

黃家的宅子。後面是一個大園。園門外便是城牆。大正月裏。有些人在城牆上放風箏。秋農便也糊起幾個大風箏來。也去城牆上放。可是由園門出去。轉到城門邊去上城牆。須得走一大段。秋農是學過壁虎游牆的工夫的。那城的基石塊和城甃。總有些凹凸之處。便不費事的走上了。只是下來時。不能從容。還得留心着力的一跳。是這麼鬧了些時。嚴州城裏就有多半人知道黃大少爺有飛牆走壁。

的能耐秋農頑心重。又年輕。不知世務。自然不放在心上。他父親因他還是個小孩子。又是放縱慣的。也就沒有理會到這些事。朋友親戚關切他的。也曾約略對他父親說過。是要管束嚴厲些。他父親不過答應一聲。就算了事。說的急了。還要露出不高興的神色來。一班人自然不再講到秋農身上去了。過了些時。黃家鄰近有一家紳士人家。忽然出了一件採花殺命的案子。淳安縣踏勘一回。那賊人竟是插翅飛來似的。毫無來蹤。去跡。捕快們訪查了一月有餘。一點頭緒也沒有。便疑心到秋農身上。稟知縣官。縣官便來拜見秋農的父親。說是要請秋農幫忙拿賊。秋農的父親當然拒絕。縣官便道。這件案子。世兄免不得嫌疑。本要傳案審問的。而今責成他緝凶。也可以洗清一班人的疑慮。如果十天沒有消息。只有通詳巡撫。司道聽候上司批示辦理。說着去了。秋農的父親又氣又急。便叫了秋農來問。他可曾做那無法無天的事。秋農聽了氣的要哭。便要去緝拿凶犯。他父親便道。你夠得上去和人家放對嗎。除非是找了你那師父來。捉住那賊替你伸冤。秋農道。這縣官只有十天的限。那如何趕得及。我只拚命的做他一回。他父親不許。母親也出來阻攔。抱着他哭。秋農真急的暴跳如雷。正沒奈何。只見老王走到上房門口。站着叫聲老爺。秋農的父親正沒好氣。厲聲道。你來幹甚麼。老王道。少爺今天。

遭的冤枉小的可以替他伸雪秋農的父母親齊聲說道你真正做得到嗎老王微微笑道那個凶手小的已經拿下了只消少爺帶他到縣裏去就可以了案秋農的父親不覺站起來道我一晌都不會重用得你誰知你竟有不可思議的本領那凶手你是怎麼拿的老王道我看少爺只顧鬧小孩子脾氣些小有點粗淺的能耐就在外面張揚早知道必然要惹禍上身的所以格外的留心外面一切的事情誰知果然來了一個小小的毛賊受了這地方一個壞人的指使做出那探花殺命的案子來以為可以移禍到少爺身上不怕老爺不設法子出來消滅這事情的小的既然知道這點風聲便在他們做事的那夜晚暗地使他們受了不將息三個月不得起床的傷只等找到少爺身上來便好隨時去捉請老爺就叫少爺同我去一趟罷秋農聽了歡喜得要跳上天了他父母親也高興得了不得立刻叫秋農同老王去捉人老王便到捕快頭家裏拿着小賊和捕快頭的兒子送到縣裏秋農的父親又邀了許多紳士去觀審原來那捕快頭的兒子只爲在城隍廟裏看見那紳士的小姐燒香口裏說了句不乾淨的話被跟去的僕人抓住打了一頓因此含恨在心所以便串通那小賊用軟梯爬牆進去逼奸不遂殺了那小姐而逃正出到牆外收那軟梯時忽然飛來兩片瓦屑把大腿上都打了一個

洞。穿。透。衣。襟。入。肉。有。寸。多。深。所。以。逃。走。不。了。那。案。子。自。有。縣。官。去。照。例。斷。結。

秋。農。回。家。立。刻。要。拜。老。王。做。師。父。老。王。不。肯。道。你。們。當。少。爺。的。人。學。了。武。藝。是。沒。用。的。而。且。學。的。到。家。倒。害。得。你。多。了。許。多。外。務。出。外。去。做。官。既。不。便。在。家。裏。伺。候。上。人。也。不。便。學。的。若。是。不。到。家。一。定。是。惹。了。許。多。的。是。非。上。身。據。我。看。還。是。丟。了。他。作。爲。不。知。道。的。倒。好。些。秋。農。道。我。只。學。了。防。身。有。甚。麼。不。可。以。老。王。笑。道。世。界。上。只。有。學。打。的。人。挨。打。決。沒。有。不。學。打。的。人。平。空。會。受。別。人。的。打。況。且。你。是。少。爺。將。來。一。定。要。做。老。爺。怕。沒。有。人。保。鏢。護。衛。難。道。強。盜。刺。客。來。了。非。得。自。己。動。手。不。成。的。嗎。秋。農。一。定。纏。着。要。學。老。王。沒。法。便。道。我。並。不。知。道。你。的。心。誠。實。不。誠。實。待。我。先。試。試。你。你。且。找。一。根。二。尺。長。的。絲。線。一。頭。去。結。在。床。上。帳。子。的。當。中。一。頭。結。一。個。極。小。極。薄。的。鵝。眼。小。錢。你。每。天。睡。覺。的。時。候。用。食。指。頂。着。大。指。只。看。準。那。小。錢。彈。去。右。手。彈。過。了。換。左。手。彈。遞。換。着。彈。到。睡。着。了。爲。止。只。待。你。彈。的。那。錢。帶。着。線。筆。直。的。打。平。了。對。面。的。帳。頂。又。退。回。來。打。平。這。邊。的。帳。頂。到。那。時。我。再。傳。你。的。工。夫。秋。農。想。想。這。真。是。小。孩。子。鬧。頑。兒。算。不。得。甚。麼。待。不。依。他。做。罷。又。顯。得。不。誠。心。第。一。天。就。不。肯。聽。師。父。的。話。只。好。照。着。天。天。的。彈。以。爲。總。很。容。易。打。平。帳。頂。的。誰。知。帳。頂。是。軟。的。絲。線。更。軟。小。錢。輕。了。不。着。勁。彈。將。上。去。便。翻。筋。斗。

掉下來了。只有平心靜氣慢慢的向前彈去。倒是勻勻的往來擺動。如此彈了兩三個月。那錢可是一彈便帖到那面的帳頂上了。只是回轉來就沒有勁了。又彈了四五個月才打的那錢兩邊都平了。帳頂便去告知老王。王道很好。我傳你個手指打彈法。便教秋農拿瓦石碎屑在一丈以外打一個寸來大小的牛眼靶子。打到百不失一。才漸漸的展遠。展到十丈以外。都能百發百中了。便又教秋農專打三丈以外的飛蠅。秋農苦練了兩年。隨意彈去沒有不中的了。便再求老王教導武藝。老王道。你不要看輕了這點工夫。你用起來。防身已有餘了。那年你全家回來的時候。我曾在松江替你們打退百十個水賊。你們睡在船上的人一個也不會知道呢。況且我的真本領也。只有這一點沒得再教你的了。秋農苦求老王。這夜便不別而去。秋農祇得罷了。後來秋農自出心裁。找了一個靈巧的鐵匠。定打了幾千隻純鋼的蒺藜。只有綠豆大小。藏在身邊。閒着沒事。便去打空中飛的鳥雀。大概四十丈以內沒有打不着的。朋友們時常要他顯點工夫。秋農便試給大家看。

這一年秋農中了舉人。要進京會試去。便有些同年和舊友來約他同走。因為北道上很有一太平的傳說。所以想要靠秋農的本領壯壯膽子。一行便有四五十人。都是裘馬輝煌的。大家坐船到王家營。

起早走了幾天。將近到德州了。遇見了大雪。驛車走不動。便在一處打尖的小市集上。分做幾家小飯店裏歇下。隨後又來了幾班人。將就擠着住下。到了晚間。秋農正邀同伴的在一處吃酒。聽得院裏有人吵鬧。叫僕人去問時。却是一個安徽的窮舉人。在王家營雇了車。車價付了一半。約定到京後再付的。誰知那車夫一路借支。不給就吵。只得給他。車價都付滿了。車夫還要再借。那舉人不肯給。車夫便大吵大罵。想借此丟開那舉人。自去另外找生意。那舉人沒奈何。只得敷衍他。又借給了一兩銀子。車夫嫌他拿出來慢了。又罵了幾聲道。分明有錢不給我。非得挨一頓罵不拿出來。真是賊骨頭。那舉人只得忍氣吞聲的受了。秋農聽了大怒。一個箭步衝出門來。那車夫正在櫃上喝酒。口裏哼着小調兒。手裏拿着馬鞭子。在那裏搖動。秋農上前一手搶過馬鞭。一手拿住他的後脖子。向地上一擡。一腳踏。着用馬鞭儘力的抽了一頓。抽的那車夫大嚷大哭。店主人上前用力拉拉秋農。秋農一倒肘。把店主人打的滾到院子裏去。在雪裏亂抓同去的舉人們。都拍手笑着稱快。還是那安徽舉人恐怕闖禍遭人命。向秋農左一個揖。右一個揖。只顧替車夫求情。秋農這才放了那車夫。還指着說道。我知道你們這班強盜一樣的東西。平日總是這般對付客人的。今天叫你碰到我手裏。懲你一回。替許多懦弱無能。

仇 仇 相 報

的讀書人出氣。你明天好好的替那位老爺趕車。同我們一起走。你再敢強一強。我就立刻追了你的性命。說罷。便握了那安徽舉人的手。邀到房裏。和大家相見。歡呼暢飲。的鬧了半夜。次日天氣晴了。便起程趕一站半路。到一處大市集。在一家潯昇店裏歇下。路上很辛苦了。都早早安歇。天明時候。便叫套車趕路。那店主是個老者。悄悄的



八

走來對秋農說道。老爺們甯肯晏走。早歇前面三五站路。恐怕有點不方便。秋農道。謝謝你的好意。好在我們沒錢。未必有人打我們的主意。若是真個要找我。我也得會會你們。北道上的真正好漢。看到底是三頭六臂的人。不是那店主只得長歎一聲去了。一行五十多輛車子。秋農一輛當頭。走了不到十里。

路便聽得一枝響箭從前面樹林裏射將出來。秋農本已紮縛停當，只披了一件狐皮大氅，坐在車裏聽得箭響，便縱身出來，喝叫停車，却跳出道旁土堆上，站着只見樹林着跑十多匹馬來。秋農摸出鐵蒺藜來，只等那馬來的近了，覷定馬上的人的眼睛，左右手連連彈了出去，十來個人都翻身跌下馬去。那馬都四散的跑了。秋農上前看時，一個個都打瞎了一隻眼睛，暈死在地，便叫僕人帶了車夫，把十五個強盜都細了手脚，騰出幾輛車來裝着，徑押到德州去報了案。一行人直去北京，一路毫無阻格。這年秋農點了翰林，告假歸娶，熱鬧的了不得。

秋農的夫人姓胡，是永康人，德性柔和，持家很有法則。秋農娶妻之後，他父親母親接連着去世，等到服滿，便進京去散館，用了一個知縣分發到陝西。不久就補了缺，調了西安府的首縣。那時已生了一個兒子，取名昌期，有了六歲了。一天昌期到大堂上去頑耍，有一個老婆子跟着，只見一個衣衫破爛，形容枯槁的老者走了過來，看着昌期，歎口氣道：「好個相貌，可惜少年孤苦。」昌期哇的一聲哭了。老婆子便罵那老者道：「你是那裏來的老窮鬼，嚇了我們的少爺了。」恰有一名親兵走過，老婆子便叫親兵把那老者抓了，說道：「這老叫化子嚇了少爺，我要去告訴太太的。」你好好好的看管了他，回頭是問你要

人的說着。抱了昌期進去。對胡夫人說了。胡夫人道。既然是一個窮苦老人。叫他們放了。這去罷。誰聽他的。胡說狗屁。恰好秋農走來。便道。這不可以不追問一個究竟。到底是甚麼人。敢到衙門裏來撒野。便叫跑上房的小跟班。出去傳話。把那老叫化帶到花廳裏審問。秋農怒冲冲地走出來。見那親兵帶了老者來了。只聽得那老者叫道。秋農。你可還認得我。秋農定睛看時。原來是師父老王到了。趕忙跑下去迎接。叱退親兵和差役人等。請到書房裏。叩過了頭。老王便道。你可知道你有禍事。臨頭嗎。秋農驚道。不知道。老王道。我却也料定你。不知道。所以特地來報個信給你。你可記得十年前在德州打傷十五個強盜的事。十四個強盜都是那回送了命。只有一個名叫趙天雄的。越獄出來。因為廢了一隻眼睛。發誓要找你報仇。他已經找了你三年多了。才知道你在這裏做官。大約不久他就要來和你拚命。秋農道。師父看他的本領如何。老王道。他而今鍊的工夫比我還強。他又有四個兒子幫着他。決不是他的對手。不過你現在正做官。他是不敢動手的。只等一交卸。他一定來找你。秋農道。師父可以替我想個法去阻止他。或是防備他麼。老王道。阻止是不能防備的法子。却有只是你未必肯依。我秋農道。我一定依從師父。老王道。你而今就辭官不做。跟着到我山裏去住幾年。你辦得到嗎。秋農不言。

語。老王笑道。我知道。你不能依我的。我還有第二個辦法。你把你的兒子交給我。帶去鍊工夫行嗎。秋農道。師父何不就在這裏教他。老王道。不由我帶去。我是不能教的。這都不必談了。只是我們師弟一場。我留一件東西給你。你只記得你交卸了這縣官的那日。就把我這東西隨身帶着。寸步不許離開。等趙家父子來過之後。我自然來取回這東西去的。便從身邊取出一隻烏黑的匣子。來三寸來長二寸來寬一寸來高。拿在手裏。沈甸甸的。非木非石。上下四邊都沒有縫。交給秋農道。你千萬不要忘了。說罷。便起身要走。秋農苦留。老王道。你不必留我。如果有緣。總還可以相見一面的。我還有我的事去。飄然走了。秋農驚疑。不快了數日。過了些時。便也不把他當一樁事了。一日兩。兩日三。不知不覺就是三四個月。秋農升了漢中府的同知。代理漢中府。上司叫他立刻去上任。秋農高興得很。急急的交卸了首縣的事。打算就在三日後動身。胡夫人可記起來了。便把那黑匣子尋了出來。一定要秋農帶在身上。秋農勉強依了。可是那時候正是六月。炎天揣一個很重的東西在裏衣口袋裏。是十分不方便。的加之有許多同官和他錢行穿了衣帽去赴席。本是苦事。何況腰脅上又多一件挺硬的東西呢。應酬了兩天。便無論如何不肯帶那匣子了。這日傍晚吃酒回來。剛下轎子。只見一條黑影向身。前撲來。